

容齋續筆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衡也四人皆握妖自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邱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寔出于有諫御樓船一事禹秉國政與魯相為久長若揆之以理則桓公弑先奪國得罪于不及父賢而文采過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韋元成諫大夫貢禹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妖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

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于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免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免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上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為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于寬及安世傳而于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于垂死而不予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餘曰信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擒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餉道

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閼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于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為城陽中尉鄧公者豈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為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顏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于己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二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為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也至其孫武仲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

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蓋請為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使弟為己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為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以下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邱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兄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薛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此事不見于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非也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于世黃魯直于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

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
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
端為銘前左端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銘曰一反一側亦不
可以忘後右端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凡之銘曰皇皇唯敬口生咥口戕口鑑之
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
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
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寔惡乎失道于嗜欲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
容慎戒必共其則壽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橋
橋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
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
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
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聞弗忍終身之
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七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
此書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傅傳

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左傳晉斐豹著于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晁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臨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太宗廟壙地為宮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于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藏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秦軍于杠里疾關攻曲遇戰疾力戰于藍田疾力擊項悅軍疾戰又書擊項冠于魯下所將卒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于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之卒身生得周蘭破薛郢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稀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小將十人傅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稀酈商傳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維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稀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繫急昭為言太后后以語文帝過得釋王恢坐為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于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佛然爭之帝曰比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更失人心安石曰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侂所為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為民害向經曹侂能獻忠于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邱馬正侯犯殺邱宰公若藐弗能其國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子戴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矚其所之乃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

二事反覆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忘少翁游水發根樂大公孫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言祠竈化丹砂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泉宮臺室柏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闕基小方泰帝神鼎雲陽美先蘇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老父牽狗白雲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鷄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興為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結尾之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有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于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于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于古獨子美為于舉世不為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後敘云予少嗜觀

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于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于集家為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于晉末長于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于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

容齋續筆卷第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于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詔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聲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于呂刑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為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為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于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為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于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于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

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于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邪天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熒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郎大司馬當擊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實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于御史大夫名為丞相尤錄錄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垽李絳李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為一時名宰攷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人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為郡吏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吾上壽王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

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為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苦蕒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喬家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以喬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妖子按蕒菜即苦蕒今俗呼為苦蕒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何狀揚雄甘泉賦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改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如耳瑱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瓜而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

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于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道美者也束脩之禮乃于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于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穎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穎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帥河東至于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為長吏雖居叢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辦否為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微策使申固要求稍

整攝之置士大夫于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則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多以為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為敵國懷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骨瀕于餓隸其與受磔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倣擾至于空天下而為盜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馮異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撫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慕容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